

上半流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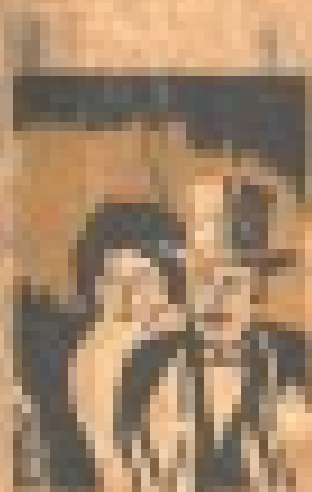
小王 仲馬 力馬 著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會社流上半

宮田 紳一
編 著



竹書房出版

小仲馬 著
王力 譯

半
上
流
社
會

商務印書館發行

譯者的自白

我譯法蘭西國立戲院劇本彙編，已經到了第六種，在這期間內，我的譯法很有些變遷。我很想把這變遷的原因，向讀者們說一說。

我起初趨向於直譯。雖則我不主張歐化的譯法，雖則我始終不會逐字譯過，但是我永遠守着一個規律，就是：「苟非萬不得已，還是直譯的好。」意思是說：平常該謹守着直譯的規律；如果直譯下來，中國人看不懂的時候，纔用意譯。我所譯的第一部文學書乃是莫利耶的無可奈何的醫生，就是用的這種譯法。後來接着譯的幸福之年，水土，少女之夢，沙菲四部小說，也是守着這個規律。

本來直譯與意譯就沒有嚴格的界線。絕對的直譯是不可能的。歐美各國，文字同源，但是他們從甲國的文字逐譯到乙國的文字的時候，也不能逐字譯出；何況中文的結構與西

文相差這麼遠，還有逐字譯出的可能嗎？有時候，與其「以辭害意」，倒不如易「辭以達意」好些。

我反對歐化的譯法。假如要主張文字革命，把中國文字歐化，那是另一問題。但是在現代的中國語言文字，歐化的成分很少很少的時候，我們先在翻譯界提倡歐化，倒反無益而有害。凡是懂得歐化的文字的人們，他們至少有些西文的根柢，大約都可以直接看西文，用不着看我們的譯本。尤其是就戲劇而論，假使太歐化了，演出來人家就不懂。所以我所譯的戲劇努力避免歐化，有時候不得已而參用一兩句歐化的話，也已經是中國用慣的了。我以爲歐化譯法有時候乃是譯者躲懶的表現，因爲逐字譯去，用不着顛倒次序，容易多了。

我又反對省略或冗長的意譯。省略的意譯，差不多可以說是不懂西文的表現。因爲不懂，所以故意省去。冗長的意譯，乃是因爲沒法連接上下的文氣，特地加上一兩句作爲承上起下的關鍵，這也是很笨的譯法。

反對儘管反對，我本人也不敢說沒有這些毛病；但是我既然認爲這是毛病，我總想極

力避免。

上面說過，我從前所守的規律是：「苟非萬不得已，還是直譯的好。一後來譯到大地主的時候，我的方法已經漸漸變了，直到這一篇半上流社會裏，我越發變得多了。現在我的規律乃是：「如果不失真相，字句不妨稍有異同。」因為我覺得戲劇是要表演的，所以字句以傳神爲妙。如果過於拘泥，把神氣都失了，那怕是隻字不易，又有什麼好處？但我並不追悔從前的規律，因為這是必經的階段。在一年前的我，假使用我現在這方法，勢必弄到更壞的成績。

現在我在半上流社會裏舉出幾個例子：

Alors, vous me permettez que l'affaire n'aura pas de suite?...

直譯該是：「那麼，您允許我這件事將沒有下文嗎？」

我譯的是：「那麼，您答應我了？事情是不會鬧起來的了？」

又如：

Elle ne peut pas en avoir.

直譯該是：「她不能有這個的。」

我譯的是：「事情要鬧起來是不可能的。」因為「她」是指那件事，「這個」是指「下文」而「下文」的意思是說「鬧起來」所以我引申其意，索性譯爲「事情要鬧起來是不可能的。」試看上面這兩個例子，假使我直譯起來，我相信沒有一個中國人懂得。

以上說的是怕直譯下來人家不懂，所以用意譯。然而有些地方直譯下來，人家是懂得的；只比不上意譯更流暢，更能傳神。譬如：

C'est bien plus simple.

直譯該是：「這個簡單多了。」

我譯的是：「省了許多周折。」因為瑪瑟兒要寫一封信給胥珊轉致侯爵，卻想要回到自己家裏寫好之後纔差人送來，胥珊叫瑪瑟兒在她家裏就寫，不必回去纔寫，省了許多周折。

又如：

Il faut réfléchir plus longtemps que vous ne l'avez fait.

直譯該是：「應該考慮更久，比之您所已做的。」這簡直不成話！但是，這話實在沒法子直譯。意思是說您曾經做過考慮的功夫來，但是還不算考慮得周到，應該考慮更久些。所以我譯的是：「應該考慮很久，不像您這麼快。」

又如：

Vous êtes plus adroit que je ne le pensais.

直譯該是：「您很巧，比我以前所猜想的更巧。」

我譯的是：「我想不到您的手段這樣高。」

又如：

Vous doutez de ma parole?

直譯該是：「您懷疑我的話嗎？」或「您懷疑我的信用嗎？」

我譯的是：「您怕我失信嗎？」

我最不願意添加字句，但也有萬不得已的時候。譬如法文裏有一種條件式（conditionnel）的動詞。譬如說：「如果您不這樣做，您就會變成那樣了。」這以上兩個子句，在法文裏往往可以省去陪句（如果您不這樣做），單寫主句。在中文裏就不行了。譬如：

Mon cher, vous pourriez plus mal tomber.

直譯該是：「我的親愛的，您可以跌得更不好的。」但說話的人的意思乃是：「如果您不同我的內姪女兒結婚，將來您所找到的妻子一定更不行。」所以

我譯的是：「我的親愛的，您放着這高枝兒不攀，將來會跌到更壞的地方去的。」我以為不如此譯出便不能達意。

在表面上看來，似乎譯戲劇比譯別的書容易，因為生字少些。其實戲劇也有難的地方。因為戲劇是會話的體裁，話是活的，不是專在字典裏可以找出解釋來的，尤其是中文的字典不可靠。譬如 indiscret 一字，字典上解作「不謹慎」，其實只當「不知進退」解。 tromper

一字，字典上解作「欺騙」，但這字用於夫婦間卻是指夫或妻「有外遇」而言。elegant 一字，字典上解作「雅的」，而現在的法國人家都把會打扮的人叫做 elegant 的人了。déception 一字，字典解作「欺詐」，其實只當「失望」講；「欺詐」與「失望」不知相差幾千萬里了；還有些最常見的字眼也要當心。譬如「Je crois」，普通人譯作「我相信」，其實往往只該譯作「我以為」；又如「sans doute」，普通人譯作「無疑」，其實往往只該譯作「大約」或「多半是」。試看下面的例子：

C'est bon, je crois

這並不是說：「我相信這是好的」，只是說：「我以為這是好的。」這事物實際上好不好，我不敢相信，我只心中以為是好罷了。試看下面的一段會話：

A. C'est bon —— 甲說：這是好的。

B. Etes-vous sûr —— 乙說：您相信嗎？

A. je crois, mais je n'en suis pas sûr —— 甲說：我以為是好的，但是我不敢斷

定。

又試看下面一個句子：

Je ne sias quand, mais ce sera demain sans doute

意思是說：「我不曉得是什麼時候，大約是明天吧。」假使我們譯爲「我不曉得是什麼時候，將是明天無疑，」豈不成爲笑話嗎？

我的譯品裏有沒有類似於這種的笑話？我自己不敢擔保！我以爲真能够完全透澈地了解法語的只有法國人，中國人無論誰都不該誇口說能够懂得透澈。就說法國人罷，他們自己也已經不能透澈地了解十七八世紀的法語了！例如莫利耶的戲劇中所謂 *galant* 只是「高雅」的意思，現在的人所謂 *galant* 乃是「會奉承女人」的意思了。

雖然如此，如果我不停止地做翻譯的工作，我想終有一天我的譯品會更進步些。

十八年，五月，三日。

登場人物

男

奧里維葉夏瀾

賴孟南查克

伊波利特李崇

段納琅侯爵

第一個僕人

第二個僕人

第三個僕人

女

登場人物

胥珊安若男爵夫人

衛尼葉子爵夫人

華蘭亭山棣夫人

瑪瑟兒桑士諾

女僕梭榭

地點

在巴黎——第一與第五幕在奧里維葉家；第二幕在子爵夫人家；第三與第四幕在胥珊家。

第一幕

佈景——奧里維葉夏瀾家裏的客廳。

第一齣

子爵夫人 奧里維葉

子爵夫人 那麼，您答應我了？事情是不會鬧起來的了……

奧里維葉 事情要鬧起來是不可能的。

子爵夫人 我爲着這個，想要來求您，雖則怕遇着些什麼人，也顧不得了！

奧里維葉 依您的話，我這裏招待的乃是下流社會的人了？

子爵夫人 人家是這樣說的。

奧里維葉 他們誤會了；到這裏來的人，都是您的朋友們。

子爵夫人 我的朋友們卻當不起這光榮呢。

奧里維葉 再者，您這一次的行動，有什麼不可告訴人家的？您的兩個熟客，一個是莫克魯華先生，一個是賴圖先生，他們在您家打牌，有了一個小小的誤會，非大家解釋一番不可，所以決定在我家解釋。我是莫克魯華先生的證人，您來求我和解了事，這是很自然的，有什麼不可告訴人家的呢？

子爵夫人 當然啦；但是我也願意人家不知道我來，因為我希望巴黎全城的人都不曉得人們在我家的客廳裏賭錢。如果事情弄得不好，會打起官司來。一個規矩的婦人斷不肯到法庭去出面，就算是證人也不好；而且報紙上要發表我的名字，越發不好了。請您努力和解了事纔好；萬一和解不了，請您看我的情面，把決鬪的原因變一個樣兒，使我不至於有關係——連間接的關係都沒有纔好。我許人們在我家打牌，爲的是叫他們取樂，並不是叫他們吵鬧啊。

奧里維葉 話是這樣說了。

子爵夫人 那麼，既然山棣夫人不來，我就此告辭了。

奧里維葉 山棣夫人要來我家增光嗎？

子爵夫人 當她曉得我來的時候，她說：「等一會我去接您；那高大漢子，我去見一見他也不妨。」但是她這人大意得很，大約她已經忘記了，我不能再等她，再會罷。有一件事要請您當心：您不向我問我的內姪女兒的好；她呢，她倒拜託我同您說許多話哩。

奧里維葉 好聽的話嗎？

子爵夫人 當然啦。

奧里維葉 她真可愛。

子爵夫人 當然可愛啦；她分明曉得您不會同她結婚的，她本來犯不着關心您啊。

奧里維葉 唉！不會的，不會的！

子爵夫人 我的親愛的，您放着這高枝兒不攀，將來會跌下更壞的地方去的。

奧里維葉 跌下去的時候，自然不會好的啦。

子爵夫人 總之，我們比您好。

奧里維葉 您相信嗎？

子爵夫人 您是小小的貴族，又不是富家，不是嗎？

奧里維葉 每年有三萬佛郎的入息。

子爵夫人 存款的利息嗎？

奧里維葉 不，田地的入息。

子爵夫人 呃！這還不壞；但是您有家庭嗎？

奧里維葉 誰沒有家庭呢？不過，我的家庭減縮到只剩下我的母親。她再嫁了；我到了成年

的時候，爲着要領有我的父親的財產，不得不同她的丈夫打官司。於是我同她很少見面，我想她也不十分愛我。唉！寡婦真不應該再嫁！一個寡婦把她的前夫的名字抹殺了之後，對於他的兒女們，簡直變了路人。我的親愛的子爵夫人，您看，我因此很年輕的時候就沒